



蚂蚱



蝽

本期
策划

昆虫记



蜻蜓

蜻蜓

◎项丽敏

没有人能在日落时分徒手捉到蜻蜓。

在清晨,太阳升起之前,捉蜻蜓是一件容易的事,这个时候的蜻蜓很少飞行,三对细足抱着树枝或草叶,翅膀摊开在后背,潮乎乎,挂着细小的露水珠子,眼睛木愣着,也不转动,仿佛还没有睡醒,偶尔飞起来,也不会飞出多远,很快落下,停在那里,仿佛又睡着了。

清晨的蜻蜓大多单独呆着,不像黄昏。在黄昏,你看见的蜻蜓就是另一回事了——那么多蜻蜓,成千上万只蜻蜓,飞在你的前面,飞在左边和右边,看似漫不经心,毫无防备,让你觉得只需伸出手,随意往空中一抓就能捉住一只。但你就是捉不到。

其实你并不想捉它们,你就是不服气,心里升起一股子被戏弄的恼羞,蜻蜓慢悠悠地飞在面前,分明就是故意引逗你——来呀,来抓我呀抓我呀!你当然不肯认输,忍不住再一次伸出手,当然还是落空,手里除了空气,什么也没有。蜻蜓那金箔

样的翅膀在夕阳中一晃,就变成跳跃的光点,消失在更多涌过来的波光之中。

真奇怪,蜻蜓怎么就不累呢?它们一直不停地飞着,向上,向下,在空中灵活地转弯,还会顿号一样在空中停顿片刻,可就是不会降落,不会落到地面歇息一会。更奇妙的是,那么多蜻蜓,一支庞大的蜻蜓军队,在空中密集地飞着,也没有什么交通规则,却不会撞到彼此。它们飞得安静极了,一点声音也没有,一星星声音也没有,如果不是远处有知了的鸣叫声,真让人怀疑这个世界被施了魔法,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摁了静音键。

你想起乡间一种迷信的说法:蜻蜓和蝴蝶是冤魂变的。不要捉它们,冤魂变的的东西碰不得。——小时候你不明白村里老人为什么会这么说,蜻蜓和蝴蝶的样子并不吓人,为什么要说它们是冤魂变的。现在你似乎有点明白了,这两种昆虫都不会鸣叫,没有办法发出声音,它们是天生的哑巴,即使满世界都是它们飞来飞去的身影,也还是静悄悄的,就算被孩子们捉住,恶作剧地拔掉翅膀,揪去尾巴,也还是静悄悄的,发不出声音。

知了就不一样了。知了恰恰相反。整个夏天,早晨和黄昏,你走在田野,眼睛看见的是蜻蜓和蝴蝶,耳朵听见的却是知了的声音。知了的声音总是在那里——夏天的背景音乐,看不见却无处不在,单调又执着,间或停顿一小会,很快又铺陈开来。

这样也很好,太自然的安排总是有道理的,如果蜻蜓和蝴蝶也和知了一样,把声音一股脑地塞满这个世界,像墙壁一样矗立在空中,那么这个世界就太拥挤了,让人没有办法喘息了,只能紧紧塞住耳朵,让自己变成聋子。

太阳落到山顶时,蜻蜓飞得更低,速度也比之前加快了许多。落日时分的静默狂欢。天黑之前的空中盛宴。是的,蜻蜓之所以在这个时候集体出动,飞在低空,是在享受它们的盛宴——那同样在落日时分狂欢于田野的蚊虫、蚊子,对蜻蜓来说就是天赐的,得来毫不费工夫的饕餮美味。

虫儿飞

◎杨菁菁

我买过一大本《昆虫记》,但从没看完过。我在微博上关注了几个昆虫学博主,因此学会了一些昆虫的品类,并且从此对蟑螂产生了免疫。但昆虫学可能还是太小众了,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,与昆虫最亲密的接触,大概就是夏天挨蚊子咬的时候。

但每年春天,我都会想养只蝈蝈。童年在上海的亭子间,我们总有一只碧绿的蝈蝈……养在竹篾编的小笼子里。街头,常有人推着自行车,车后有整整一架震耳欲聋的蝈蝈。我们的蝈蝈就来自那里,大人们喂它毛豆或辣椒,蝈蝈叫得清脆,在午后的暑热里一阵阵回响。听惯了,不觉得吵,枕着蝈蝈的叫声,照样安然入睡。

每年都会有一只新的蝈蝈。蝈蝈死了,我们好像也不以为意。毕竟是一只虫,没有与毛茸茸动物那种深厚感情。它就住在自己的小笼子里,吃喝,鸣叫,过完自己的一生。花鸟鱼虫,大约都是一个待遇。蝈蝈儿就像一盆会唱歌的花,一支自然的背景音乐。它是这一只或另一只,并不重要。至今我回想起亭子间,仍觉得能听到蝈蝈一阵一阵的鸣声。

去年,我决心买只蝈蝈。本地的花鸟市场有蝈蝈卖,它们住在塑料或木头的笼子里。蝈蝈灰灰的,一只只风尘仆仆地住在笼子里。有一搭没一搭地叫着,偶尔有

一阵合唱。卖蝈蝈那家也卖鸟,鸟在别的笼子里,虎视眈眈盯着蝈蝈。但我心中的蝈蝈就该住在竹篾编的小笼子里,买椟还珠也好,固执又过时的审美也好,这种“不对”让我有些难过。算起来,有好多年不曾见过一架一架的蝈蝈卖了。我去看了两三次,终究觉得“不像”,又觉得呱噪。我忽而想起,如今的睡眠不比少年,大概禁不起蝈蝈儿一阵一阵的惊扰。终究还是没有买。

旧梦温存,还是过去了。

我还喜欢蝈蝈儿。这种古老的昆虫,从宋代起就曾掀起过阵阵腥风血雨。当皇帝也喜欢斗蝈蝈,贵人也喜欢斗蝈蝈,悲剧就发生了。《聊斋志异》里有篇《促织》,平民家的儿子因献猷皇宫的蟋蟀之死而自杀,死后化作一只勇毅的小蟋蟀,过关斩将直至被献给明宣宗,皇帝大为高兴,将猷蟋蟀的人逐级赏赐升官,失去了儿子的平民也得以进入县学。看似喜气洋洋的故事何等惨苛,人的价值不如虫豸。

小学时我住在钢铁厂,厂里的叔叔们都喜欢斗蝈蝈。夏天夜晚,常打着手电出去搜寻,捉到一只好的,就欢呼雀跃,放进罐子里养起来。我家也不例外,家里有好几个蝈蝈罐儿。斗蝈蝈是件大事,开战时,大人孩子都要来围观,如果家里住着一只常胜将军,孩子都觉得面上有光。

只可惜我眼神不济,从不曾亲手抓住一只蝈蝈。那时家住平房,的确有过“八月蟋蟀入我床下”的故事。但升入初中,90年代的工厂效益不佳,下岗潮渐渐涌起,人们为着生计奔波;而我们也搬入了楼房,斗蟋蟀这种事,渐渐不再听人提起了。家里的蝈蝈罐在搬家时统统扔了。

去年夏天,我带孩子去呼伦贝尔大草原,在连绵的碧草之上,见到了有生之年最多的昆虫。大的、小的、跳的、飞的……我们浑身抹满了驱虫水,依旧难以阻挡虫族的攻势。蚂蚱们在草间灵活地弹跳,孩子央求我替他去抓,我不会。但只能勉力学着别人的样子,轻轻走到草边,看准一只,双手一合……一连抓了八只,才满足了小孩的心愿。我做梦也没想到,飞了几千公里来到大草原,不是在美丽的夕阳下吃着肉喝着酒,而是在草丛中冲锋陷阵学习抓蚂蚱……

本版摄影 / 王士龙



蚂蚁和蚜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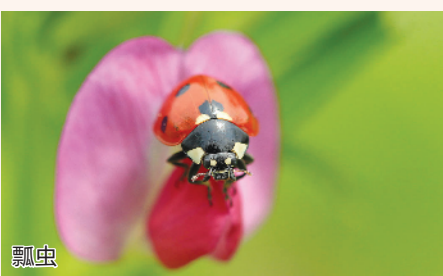
守瓜



螞斯



灰蝶



瓢虫